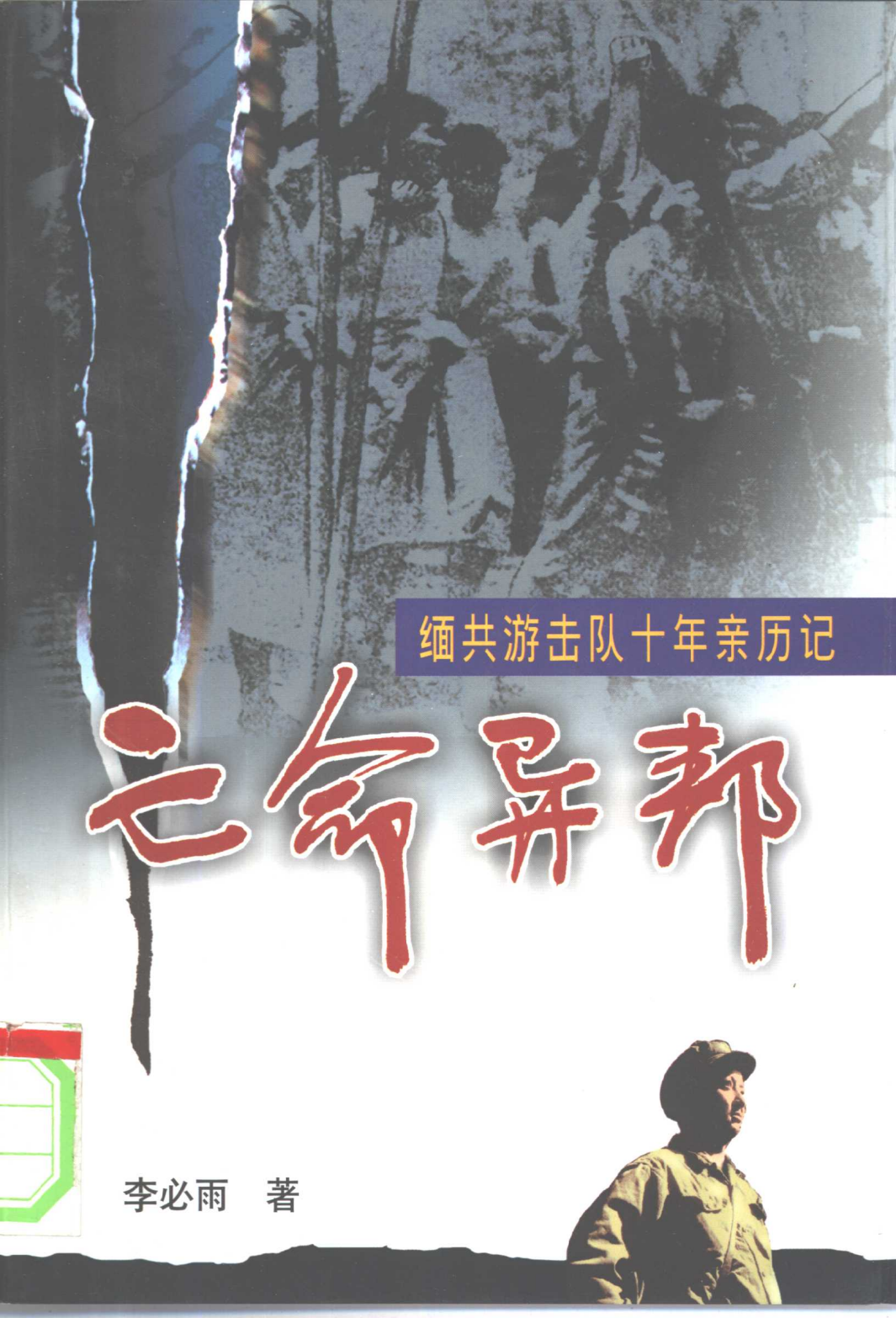




緬共游擊隊十年亲历記

亡命異邦



李必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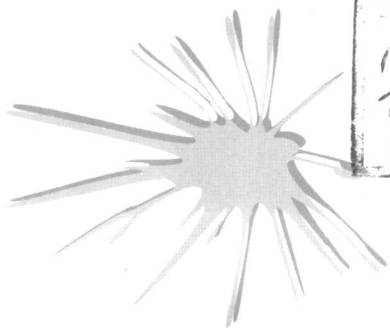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79 6115 1

亡命异邦

缅甸共游击队十年亲历记

李必雨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亡命异邦——缅共游击队十年亲历记/李必雨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1

ISBN 7-5302-0622-2

I. 亡...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3441 号

亡命异邦

——缅共游击队十年亲历记

WANGMING YIBANG

李必雨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330 000 字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7-5302-0622-2

1·607 定价: 22.00 元

内容提要

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被迫偷越国境，参加了缅共游击队，投身于“世界革命”。缅共能相信他吗？他在缅共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最后又回到了祖国？……

这是一部用十年的生命历程写就的纪实文学，作者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他的传奇经历，记录了缅共东北根据地的消长盛衰，描写了缅甸多民族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方共产主义运动中某些沉痛的历史教训。

作品扣人心弦，语言质朴流畅，展现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留给人们永恒的追念和思考。



1967 年我第一次到北京



我穿上了缅共军装



我正式成为人民军的一员

AAB 40/04



诀别师友之前



我和红卫兵学生



1956 年时的小录



妻子小录与儿子楠楠





缅共中央主席德钦丹东
于1968年10月中弹逝世



缅甸克钦族抗日英雄、缅共
人民军东北军区司令诺赛



緬共中央權威人物波吞迎



仰光大學學生領袖、緬
甸學運領導人芒蘇溫
(耶博噉覺)



女紅衛兵頭目、執法隊
隊長瑪玲玲



缅共人民军干部



武工队的小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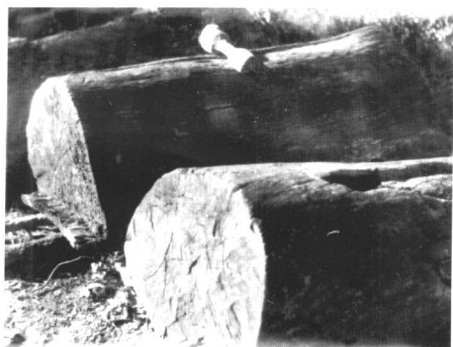
缅共人民军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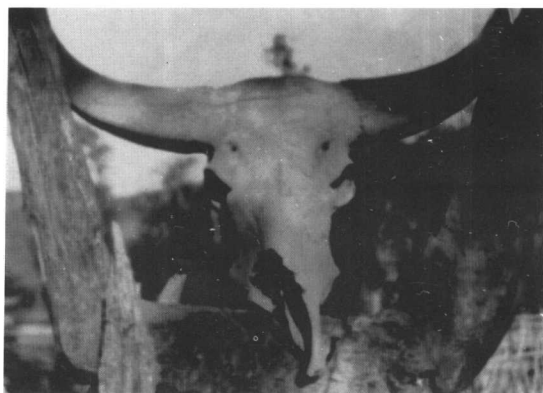
土地改革工作组(前排左三为小录)



緬共中央根據地的紅衛兵們在鬥爭會上



佤族木鼓



佤族牛角桩

序

晓 雪

已然过去的这个世纪，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极端重要而深刻难忘的。光明与黑暗搏斗，真理与谬误并存，功绩与罪恶同在，文明与愚昧交织。悲剧与喜剧、战争与和平、失望与希望、狂风暴雨与丽日长天，在世界各地交替出现。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大战；十月革命，中国革命，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曲折性、丰富性、多样性和多变性。马克思主义同各国的实践相结合，同各民族的文化发生际遇，创下了一桩桩成功业绩，写下了一页页光辉篇章，但也留下了一个个失误与挫折的记录。有真马克思主义，有假马克思主义，有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的诚心诚意要搞马克思主义却一再违背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它悲壮曲折的进程中，留下了一系列无比沉痛的血的教训。

为了新的世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冷静地回顾，需要认真地反思，需要深刻地总结；需要以

2 / 亡命异邦

深邃的目光穿透历史的表象，揭示其底层奥秘；需要以犀利的笔锋撕破世俗的陋网，痛诋其惰性积习；特别需要通过真实的描绘、生动的形象和震撼灵魂的艺术长卷，使人们永远记住沉痛的历史教训，从而更清醒、更警觉，充满信心地走向明天。

李必雨的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以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偷越国境”，到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投身“世界革命”十年（1969年初到1979年初）的传奇性经历为主线，非常真实生动地描写了那些年月在缅东北多民族地区发生的历史事件和生活画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文革”极左流毒对缅共产生的间接影响，反映了缅共的起伏盛衰以及国际共运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中小国家的血的教训。这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人民教师和业余作家）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环境里的十年特殊生活的结晶，是他那十年惊心动魄的生命体验、艰险历程和悲剧生涯的结晶，也是他对那十年梦幻的痛苦回顾、严肃反思和深刻总结的结晶。

读完这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纪实作品，我不由得想起我国文坛泰斗巴金老人的两段话：

……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我也说过：“书中人物都是我爱过和我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看见或者亲身经历过的。”的确，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

——《和读者谈谈〈家〉》（《巴金论创作》第21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

爱与憎的冲突，思想和行为的冲突，理智和感情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生活是一个苦痛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时常说我的作品里混合了我的血和泪，这并不是一句谎话。我完全不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我不能够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我不能够冷静地像一个细心的工匠那样用珠宝来装饰我的作品。我只是一个在暗夜里呼号的人。

——《灵魂的呼号》（《巴金创作生涯》第462—46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

李必雨写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也正是这样，是那十年“过去的生活”“逼着”他拿起笔来的。他挖开“记忆的坟墓”，重新看见了过去自己“亲眼看见或者亲身经历过”的那使他“心灵激动的一切”，从而以朴素、简洁、流畅的语言，以无比感人、逼人而又惊人的真实性，生动而形象地写下那十年他反复回忆过、思考过、评价过的传奇经历和特殊历史。

惊险曲折的传奇经历，跌宕起伏的情节，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加上对缅甸东北部多民族杂居地区鲜为人知的地方风貌的描绘，以及对克钦（景颇）族、佤族、掸（傣）族、汉族等民族的居住饮食、婚丧嫁娶、服饰文化、节日风情等风俗风物和文化现象及其历史渊源的探索和抒写，使得作品既朴实生动、真切感人，又瑰丽新奇、色彩斑斓；既具有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思想意义，又具有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

李必雨是在我国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

4 / 亡命异邦

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折之后，在神州大地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回到祖国的。十多年来，他心情舒畅，思想活跃，写作勤奋，在先从事教学工作，后做大量文艺组织工作的同时，还创作出版了《野玫瑰与黑郡主》《流血的菩提树》《红衣女》《罌粟女》《天魔女》《猎取人头的姑娘》等十一部中、长篇小说。他的多数作品都表现缅甸东北各族山民的生活，以独特的异域情调和鲜明的民族色彩引人注目，受到读者的喜爱和赞扬。但他“最想写的题材，却迟迟未能着笔。看得既重，临稿便慎之又慎，生怕把它写浅了、写轻了，对不起那些英勇牺牲、无辜蒙难和郁悒赴死的朋友们”。

现在，他终于完成了“迟迟未能着笔”的这个“最想写的题材”，写完了他“从战云弥漫的缅甸东北根据地返抵昆明时就开始构思”的长篇纪实作品。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凝结着作者“好多好多融合着血泪”的生活体验和深沉思考，它所概括和揭示出来的时代生活内涵及其深远意义，它所达到的整个思想艺术成就，都表明苗族作家李必雨在创作上有了可喜的新突破。

纪伯伦说：“除了通过黑夜的道路，人们不能达到黎明。”

面对新世纪，我们盼望着这部回顾与反思“黑夜”的作品早日出版。

流星亮亮地划过天穹，寂然消逝。

**它毁灭了吗？不，它获得的是升华，
是涅槃；从而臻于大觉，归于永生。**

——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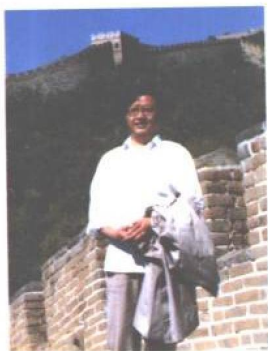
缅甸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缅甸人民军，走过了一段大起大落、曲折悲壮的路程。

她的队伍中，有过名满“日不落国”的学生领袖，有过震惊莫斯科的共运理论家，有过被盟军授予金质骑士勋章的抗日传奇英雄，更有千千万万为圣洁信仰献身的青年男女。然而她半个世纪以来的起伏盛衰，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也许不会纳入哪一家的正史；在全球各种各样的通讯媒体中，也很难再次出现她的名字。不过，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的最后一年，她确曾名闻遐迩，在东南亚政界和国际共运队伍中，引起过山崩地裂般的震撼。

由于命运的安排，我曾经身着沾满了革命硝烟、热带黑土和青春血泪的缅甸人民军军装，在缅共浩浩荡荡的大军中，用笔，也用冲锋枪奋力拼杀。弹雨纷飞的前线、路线斗争的战场，都使我九死一生。我在血腥和烽火中度过了坎坷的盛年。

往事如烟。缅共的“文化革命”、“党内革命”及其余波，使得我和我的朋友们几经沉浮，几历生死。如今，忆及那段揪心的岁月，想起我那些壮烈献身、悲凉蒙难、漂泊无依的伙伴们，便慨然戚然，不能自己。

花落花开，物理之常。我愿为那些埋骨青山的朋友们唱一支悲枪苍凉的挽歌，为我的读者们讲一则流亡者在异国他乡重又罹难的真实故事。



李必雨，一级作家。

男，苗族，1936年出生，贵州贵阳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1969至1979年旅居缅甸，在缅共任武工队干部、宣传工作干部。归国后历任师专教师、昆明市文联主席、昆明文学院院长、云南省作协副主席、云南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著有长篇小说《野玫瑰与黑郡主》《飞垭口》《流血的菩提树》《红衣女》，中篇集《虎啸岭》，长篇报告文学《茶王赋》，理论专著《小说技法》。其中《虎啸岭》获中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电视剧《野玫瑰与黑郡主》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骏马奖”二等奖。